

T. WITTLIN
COMMISSAR:
THE LIFE AND DEATH OF
LAVRENTY TAVLEVICH BERIA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72

政治杀手贝利亚

(波)撒迪厄斯·威特林著
王伟 张多一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325千字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200册

ISBN 7-80074-014-5/I·02

定价: 4.95元

原 序

贝利亚死之谜

斯大林政权时期的苏联保安负责人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主持过许多次血腥清洗，他是把包括苏联共产党最高级领导人在内的成千上万民众置于死地的杀人凶手。贝利亚过着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隐匿生活，以致有人称他为“没有历史的人”。贝利亚之死也是神秘莫测的。除了在政府报纸上发表的官方声明之外，有关贝利亚之死还有另外三种各不相同的说法，其中每一种说法，几乎都是有根有据的。

三种说法是这样的：

第一种说法：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坐在他那辆装着防弹玻璃、拉下车窗窗帘的大型黑色轿车里，紧张不安地看了看手表。他身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内务部部长，本应该至少在半小时以前抵达苏联大剧院的。他这位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第一副手，本应该紧接在他的上级之后出现在大剧院，在一等官员包厢里马林科夫身旁就座。然而，这一天，兼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贝利亚，却因一些极为重要的公务，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得脱身。从清早起，他就在研究来自东柏林的关于十天前爆发骚乱

的报告。此外，他还要审阅枪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汽车事件的案卷。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夜，当马林科夫离开克里姆林宫坐车经过斯巴斯基大门的时候，有两名军警向他的汽车开枪射击。马林科夫本人没有受伤，有一颗子弹打伤了他的司机。据开枪的警卫人员报告，当时司机没有回答官员乘坐的轿车应该回答的口令，也没有停车出示证件。按照规定，他们有责任开枪。不过尽管如此，警卫人员的这一举动仍可以被解释为有组织地阴谋暗杀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因为这些人隶属于贝利亚掌管的保安警察部队，如果马林科夫死了，他的地位就可以由贝利亚取而代之。贝利亚为了消除这种猜疑，立即下命令逮捕了那几名警卫。

这两件贝利亚必须尽快处理完毕的重要案子，使他足足忙碌了几个小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贝利亚把档案卷宗锁进他在卢比扬卡监狱办公室的保险柜。离大剧院节目开演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好在卢比扬卡监狱距离大剧院并不远，乘汽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赶到。

这是个晴朗、温暖的黄昏。远处，圣巴西尔教堂的金色圆顶，在渐渐暗下来的天空中闪闪发光。克里姆林宫古老城堡的雄伟轮廓，经过聚光灯照明，变得越发庞大。几座高塔的尖顶上，透亮的硕大红星象火炬一般放射着光芒。这些红星是用从全国各地的教堂收集来的真正红宝石制成的。从这座古老城堡脚下伸展开来的红场，好似一个巨大的庭院，里面挤满了人群。这是六月，即将到来的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那天正是星期六，第二天大家都用不着去上工、上班或者上学。经过一周六天疲惫的奔忙之后，人们可以尽情地松弛、休息一番了。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撒迪厄斯·威特林是波兰历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囚禁在苏联的沃尔库塔劳动营，被释放后到当年同法西斯作战的波兰军队，五十年代起定居美国，著有《被迫在俄国旅行》、《时间停在六点半》等书。

这本书第一次把贝利亚“隐匿”的一生公布于世，从一八九九年他出生到一九五三年被判死刑。作者比较详尽地描述了贝利亚怎样从一个苏联格鲁吉亚农民的孩子，终于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部长。

本书作者着力于描述贝利亚如何为了争夺权力而搞阴谋、耍权术，进行残酷镇压和血腥清洗。书中叙述贝利亚从学生时代起就一面参加地下共产党小组活动，一面充当沙皇暗探局的特务。

本书作者叙述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贝利亚指挥苏联的秘密警察（克格勃前身），控制无数集中营，掌握遍及世界各地的间谍网。贝利亚一心要夺权，他表面上奉承斯大林，内心却对斯大林恨之入骨，书中叙述斯大林不是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而是在同年三月二日逝世的，即比公布的早三天逝世，并暗示有可能是贝利亚下的毒手。

这本书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广泛涉及当时苏联的政治斗争和重大事件（如捷尔任斯基之死，日丹诺夫之死，高尔基之死等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苏联历史和了解苏联情况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对书中个别不涉及历史事实和重大事件的内容，略有删节。

一九八八年十月

列宁陵墓前，仪仗队正在换岗。三个多月以前，斯大林溘然去世，他的灵柩不久前也被安放在这里。仪仗队换岗时，喊着坚定有力的口令，他们敏捷利索地行礼、持枪，喀嚓一声立正，一队迈着轻快的步伐离去，新的一队留下接替他们的岗位。

苏联大剧院位于红场附近的斯维尔德洛夫广场。这天晚上，大剧院华灯万盏，灯火辉煌。入口处守立着几名身穿崭新的海军蓝制服的民警。《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记者也在周围采访。离开大剧院不远的地方，许多民警在街头维持秩序。几辆军用卡车停在一条小巷里，几辆坦克缓缓地驶过。这些同斯大林刚去世后那几天的情景几乎一样。

这天晚上，大剧院里演出尤里·沙波林新创作的歌剧《十二月党人》，政府所有领导人、共产党的最高层人物以及各国外交使团，都来出席观看新歌剧的首演。

剧院大门口，身穿黑色制服、戴着白手套的招待员，正在查看入场请柬。他们彬彬有礼而又熟练迅速，便衣警察站在近处监视着他们。

一部宽身旧式、插着一面英国国旗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在剧院门前停住。司机打开车门，扶着一位中年夫人下车。这位夫人身穿深红色夜礼服，脖子上挂的珍珠闪闪发光，后面跟着英国大使：一位头发灰白、身材细长的绅士，他的晚礼服上衣插着一枝白色的石竹。

大使夫妇步入剧场，从民警警戒线后面经过的人朝这一对看了一眼，不过并没有人停下来仔细打量他们。成群围观是不允许的。在那些年代里，苏联禁止这种许多人聚集在一起的现象。谁要是呆呆地注视贵宾，马上就被赶开；目光敏

锐的保安人员要是觉得有人可疑，就会把他逮捕。行人最好目不斜视地只管走自己的路，这样要安全得多。

不一会儿，一部插着美国国旗的凯迪拉克牌轿车驶到剧院门前。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是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和帝国主义者，苏联当局把它和腐朽、邪恶、堕落的英国，都骂得狗血喷头。不言而喻，行人停步端详美国人也是危险的。最好照走自己的路，眼睛往相反的方向看。民警放行了一部又一部有着“外交使团”标志的汽车。歌剧八时开演，时间快到了，各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抵达剧院越来越频繁，其中有法国的、意大利的、丹麦的，还有来自苏联的友邦中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人民共和国的。苏联政府和党的领导人显然都已来到剧院。他们是在秘密约定的时间，从后门进入大剧院的。剧院正门前，最后几部汽车开来停下，瑞典、日本、荷兰和一些新兴的非洲共和国的外交官及其同伴，急匆匆地走下汽车。

数以千计的华灯把大歌剧院的观众席照得通亮。楼下和整个楼厅都已经座无虚席。在兴奋激动的观众一片嘈杂声中，可以听到乐池中乐师们在给乐器调音。演出马上就要开始。

贝利亚乘坐的大型黑色轿车离开卢比扬卡监狱，朝着斯维尔德洛夫广场驶去。这会儿正是交通最拥挤的时候，车快到大剧院了，街上越来越拥挤不堪。司机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按喇叭，以便超越其他大小车辆。当它要横穿马路时，几辆坦克挡了它的道。贝利亚的司机把车子开到离他最近的一辆坦克旁边，亮出了他的证件，请坦克上的军官让路。就在那个指挥员忙着检查贝利亚司机的证件时，另外几辆坦克开动了，似乎坦克里的人认出了这辆专供官员使用的帕卡德小轿

车，打算让出一条路来让它通过。这下好了，司机只要开得快，上司还能及时赶到剧院。

在大剧院里，为内阁成员保留的包厢还没有坐满。也许观众席里有人注意到拉甫连季·贝利亚尚未到来，不过他还不算晚，因为离开幕的时间还有几分钟。

八时整，大剧院里的灯光开始渐渐转暗；先是四壁的灯暗了下来，接着悬挂在观众席顶上的许多灯也缓慢地变暗，最后，天花板正中富丽堂皇的枝形吊灯里的一簇小灯也暗淡下来了。聚光灯强烈的白光照着鲜红的幕布。指挥身着笔挺的夜礼服走进乐池。他高高的个子，六十来岁，一双聪明的眼睛，一对灰色的浓眉；蓬乱的灰白头发，十足艺术家的风姿。观众席上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指挥向观众鞠躬作答，然后转过身面对乐队，举起了指挥棒。

此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拉甫连季·贝利亚乘坐的黑色轿车，仍然被两辆坦克夹在中间向前行驶，仿佛一只小船在由两艘巨大的战舰护航。然而，坦克并没有把贝利亚的汽车护送到大剧院去，而是走得远得多，一直到了莫斯科郊外。戒备森严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就在这里。当天夜间，贝利亚就在这所监狱的地下室里被处决了。

第二天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清晨，用不着匆匆忙忙赶去上班的莫斯科人，可以悠闲自如地阅读《真理报》或者《消息报》上关于尤里·沙波林的新歌剧《十二月党人》演出的报道。这出歌剧是根据一八二五年俄罗斯革命党人在圣彼得堡的历史事件写成的。莫斯科人还可以细看一下出席观看演出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单。名单上提到了内阁成员们，每个人的姓名前冠以职务和官衔。

全部内阁成员的名字都有了，只缺一个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部长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

政府报纸上刊载的官方消息，居然遗漏了一位被公认为地位仅次于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人物的大名，这对苏联人来说意义非同小可，他们决不会把它看作是排印上的疏忽所致。毫无疑问，贝利亚就是在头天晚上，也就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的晚上消失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坦克不是偶然出现在莫斯科的，莫斯科街头发生的事件，就如同大剧院舞台上演出的歌剧一样，都是经过细致准备的。

这就是有关拉甫连季·贝利亚下场和他结束生命的第一种说法。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发自莫斯科的消息，重复了头一天苏联报纸上的报道，说从出席观看歌剧的官员名单来看，这位苏联领导人并未到场。后来，根据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一日巴黎、伦敦和华盛顿各报刊登的可靠消息，全世界的人才知道在头一天，苏联各报已经披露：贝利亚以叛国罪名被逮捕，并被谴责为“人民的敌人”。

第二种说法：

温暖的夏日黄昏笼罩着莫斯科。坐在贝利亚那辆长车身的黑色帕卡德汽车里的人，透过防弹玻璃和窗帘，时而能够瞥见都市的生活景象：男人戴着帽子，妇女头系围巾，有的妇女戴着有边的帽子。街上车水马龙，公共汽车和电车川流不息，士兵三三两两地溜达闲逛，还有一些从附近乡下进城的

农民。地下铁车站挤着一大群人，推来拥去，涌进人口下到站里。人们就象蚂蚁在一个劲儿往沙粒漏斗里钻。一家电影院门前，主要由年轻人排成的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一个街区以外。帕卡德小轿车经过国家模范剧院所在的斯维尔德洛夫广场，又驶过坐落着列宁和斯大林陵墓的宽阔的红场，红场上，克里姆林宫和圣巴西尔教堂高墙环绕，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汽车从这里沿着莫斯科河的克里姆列夫斯卡亚河堤行驶了一段，马上又向右拐弯，驶入一条小而漂亮的林荫道——托尔斯泰街。这条街的甲三十号，是一座中型欧洲式白色建筑物。里面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灯的灯光，映在许多高高的玻璃窗上。二楼阳台上悬挂着一面长长的白红两色旗，敞开着的正门上方是国徽，它以红色为衬底，上面有一面盾牌和一只白鹰。这里就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轿车在大使馆门前停住。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和他的两位伙伴、最要好的朋友、党内最亲密的同志走下车，进入大使馆。他们来这里实在是出于盛情难却，波兰大使为人民波兰同苏联之间的友谊举行招待会，对大使的邀请置之不理未免显得无礼。

波兰大使偕夫人和一等秘书在楼梯上迎候贵客，以恰如其分的尊敬和斯拉夫人那种感情外露的热诚，向客人致意。贝利亚并不是来宾中唯一的苏联高官显贵，不过他是在座的苏联人里职位最高的。除他以外，苏联第三号人物、位居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之下的莫洛托夫也来了。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这三驾马车，在斯大林去世后接管了政权，成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老布尔什维克布尔加宁元帅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

罗希洛夫元帅。前者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看上去象一位慈祥的哲学家；后者穿着节日军礼服，胸前两侧挂着几十枚勋章。参加招待会的，还有抗击纳粹保卫莫斯科的伟人、率领部队攻克柏林的英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朱可夫元帅和因保卫列宁格勒而出名的戈沃罗夫元帅。

几个人民共和国和一些其他友好国家的代表已经到了。招待会上洋溢着欢乐、轻快和无拘无束的气氛。招待员用托盘端上被誉为世界最佳的波兰伏特加酒。一位苏联高级官员举起酒杯，压低了声音说道：“酿造美酒也许是波兰人唯一能够干得出色的事情。”

贝利亚和他的朋友们在主人陪同下接过酒杯。三个神气象小學生的英国人想以俄罗斯方式，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招待员又一次端上伏特加酒和上等小吃，味道之精美令人赞叹不已。有这样的珍肴美酒，怎能不让人喝罢一杯再斟一杯。

主管酒席的招待员打开宴会厅的门，只见一张马蹄形的大餐桌已经摆设停当。贝利亚伸出手臂让大使夫人挽着走了进去。他很喜欢这一礼节，因为大使夫人很美，桃红色的嫩肤，一对妩媚的酒窝，身上散发着法国香水的馨香。

宴会开始了。一道鲜美可口的汤、白酒和烧得很嫩的肉。人人都得承认，波兰人的烹饪的确妙不可言。招待员又端上葡萄酒、香槟和冰激凌水果。波兰大使用带着浓重波兰口音的俄语，发表了一篇赞美波苏友好互助条约的讲话。宴席上响起一片“好！”“好！”的喝采声。莫洛托夫以他那特有的魅力和口才，以一个职业外交家的机敏才智，向大使致答词。人们面带微笑，装出一副十分高兴的样子。不时可以

听到一位妇女的笑声，笑声似银铃一般，笑得很合时宜、恰到好处，并不干扰演讲的人。最后，演讲结束，大家报以掌声。每个人看上去都很高兴，就连那些一句俄国话都不懂的外国代表也不例外。波兰东道主在宴席上显得最为愉快喜悦。而贝利亚却打心眼里憎恨波兰人。这些自高自大的正人君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贵族爵士！这些目空一切的地主乡绅！这些白日做梦的蠢材和唐吉珂德，居然热望为荣誉、为尊严、为其他诸如此类荒唐的口号去死。很早以前，贝利亚就仇恨已故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虽然这位波兰人曾被列宁誉为“无产阶级的忠诚骑士”，虽然他是一位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并且在处决成千上万人方面堪称贝利亚的楷模。创建秘密警察、共产党恐怖机关和苏联保安体系——“契卡”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被百姓称作“铁人费利克斯”的家伙。

又敬过几回香槟酒以后，盛宴结束。宾客起身走向隔壁房间，那里有一支乐队正在演奏俄罗斯乐曲、吉普赛浪漫曲和波兰民歌。贝利亚又把手臂伸给那位迷人、聪慧、浅黑型的大使夫人。

乐队奏起了圆舞曲。几对男女翩翩起舞。招待员端来上等咖啡、烈性甜酒和法国白兰地。人们可以一杯在手，坐着品尝美酒，假装在听波兰大使的恭维话。

时间已经很晚，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走到贝利亚身边，提醒他该走了。贝利亚是用自己那辆大型轿车把他们二人带来的，这会儿，他们还想搭贝利亚的车子回家。这三位苏联显贵由主人送到大使馆门口。美丽的夜晚，一轮皎月高悬当空，空气清新，宁静无风。许多杯美酒下肚，几乎快要

头重脚轻了，呼吸到这样的新鲜空气，使人格外感到清爽愉快。转眼间，贝利亚的汽车开到了使馆门前，后面跟着两辆外形相似的官员专用汽车，是伊凡·科涅夫将军、罗季昂·马利诺夫斯基将军和其他几位前来参加招待会的苏联代表乘坐的。贝利亚由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陪同钻进自己的车子；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就是贝利亚用车到他们办公室去接的，有这么两位同志坐在两边很好。贝利亚的车子刚开走，坐着苏联显贵人物的另外两辆汽车随即驶离波兰大使馆。

车队穿过已经进入睡乡的城市，开到市中心，经过圣巴西尔教堂、克里姆林宫和红场，贝利亚的司机没有向左拐弯驶往高尔基大街方向布尔加宁的住所，而是朝右拐去，开往有着“无产阶级骑士”的巨大雕像的捷尔任斯基广场。卢比扬卡监狱灰色的高大建筑物在这附近。贝利亚的办公室就设在卢比扬卡监狱里边，他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到深夜。平常，晚会或晚宴之后，司机往往把他送回到这儿，因为贝利亚习惯于继续从事被打断的工作。然而这一次，贝利亚尽管喝得过了量，还是几乎可以肯定，他关照过司机，先把车子开到布尔加宁元帅的家，再去伏罗希洛夫的寓所。汽车开到大型玩具店“儿童世界”时又向右转弯，径直向卢比扬卡监狱驶去。可是这天晚上，贝利亚并不想去那里工作。他想，准是习惯了上司常规的司机搞错了，才把他送到这里来。要不就是他的伙伴同他寻开心，这两个伙伴和他一样有些醉意，现在他们要对他这位总是忙忙碌碌、忠于职守的官员开个玩笑。也许是他们让司机把车开到这里来的。显然，他们准备好了要捉弄他。卢比扬卡监狱越来越近了，借着把监狱四壁照得

雪亮的探照灯光，很容易看见坐着更多朋友的另外两辆一直尾随而来的汽车，也开到了这儿。这些人一定是约好了一起来取笑他的。卢比扬卡监狱的大门打开了，让坐着首长及其伙伴的熟悉的汽车进去。司机把车停在院落中央，贝利亚半带着逗乐的神情问他究竟开的是什么玩笑。司机转过身回答顶头上司的话，把竖起来的黑皮大衣领子翻了下来。贝利亚看到了他的面孔，发现这次给他开车的不是往常那位兼职警卫，而是一位自己不很熟悉的高级军官。这实在是一个事先安排好了的恶作剧。

伏罗希洛夫元帅抓着贝利亚的胳膊往车外钻，布尔加宁也紧握住贝利亚的手。另外几位将军已经下车，在一旁等着他们。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人发笑。贝利亚双臂被两位朋友牢牢挟住，朝他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上办公室必经的大楼后门走去，后面跟着别的军官。后门门口站着监狱长和两名军官。他们护送这一行人来到监狱的审判室。平时，简短的军事法庭审判结束时，有三名法官宣读判决书，他们组成的审判庭通常就在这间审判室里开庭。这一次，审判庭的组成不是三位法官，而是扩大到以红军总监察长、苏联英雄伊凡·S·科涅夫元帅为首的八个人。贝利亚以叛国罪受到审判。指控他的罪名有三条：（1）妄图夺取全国的政权；（2）充当外国间谍；（3）企图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审判时被告没有辩护律师，只允许代表他本人说几句最后的话。法官们没有聚集在合议庭里讨论判决，而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片刻之后便一致作出了决定。这个由八位元帅和将军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宣布的判决如下：

兹宣布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犯有被指控的全部罪行，特判决撤销其所有职务，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取消一切称号、奖章和勋章，计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苏联元帅的荣誉称号；五枚列宁勋章；一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两枚红旗勋章和七枚苏联奖章。决定将贝利亚判处极刑——死刑。本判决为最后判决，不得上诉。

宣判之后，由行刑队立即执行枪决。

一名大尉、一名中士和两名站岗的士兵，把被判死刑的贝利亚从审判室带到几层楼下面的地下室。过去，数以百计被监禁的人，正是在这间地下室里，在国家安全部部长贝利亚本人一声令下丧命九泉。

以上，是有关拉甫连季·贝利亚下场和他结束生命的第二种说法，它根据的，是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西柏林、伦敦和纽约各报刊载的一条美联社的可靠电讯。

第三种说法：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将近四时。克里姆林宫的大会议室里，党的主席团正准备开会。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他的第一副手贝利亚以及莫洛托夫这三驾马车，是在不到四个月以前斯大林去世时接管政权，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的。他们随时都会到来，开始讨论几个重要问题。他们眼看就要到了。内阁的其他成员已经聚集在接待室里。不久，另一些重要的知名人物也到了：尼基塔·S·赫鲁晓夫，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和尼古拉·布尔加宁元帅，身材矮胖、皮肤黝黑的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和个子细长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们都是亲密的同志和好朋友，其中几位还是

老布尔什维克赤卫队员和党的创始人。此外，在场的还有红军最高将领，今天的会议议程可能涉及军事问题，需要借重这几位将领的经验和见识。这群人当中洋溢着兄弟般诚挚的气氛，共同为祖国流过鲜血、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友们不论走到哪里，总是亲密无间。在这些胸前挂满奖章和勋章的将军当中，人们可以认出昔日保卫祖国首都的司令、从德国人手中拯救了莫斯科的苏联元帅——粗壮结实的格奥尔基·朱可夫，苏联英雄、苏军总监察长伊凡·科涅夫元帅，国防部副部长莫斯卡连科将军，以及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这些军官站在一边，自成一群，没有和文职部长们混在一起。他们见了文职部长，只是互相问候，握手，并且真挚有礼地微笑一下。

克里姆林宫城堡厚厚的城墙外边，天气潮湿闷热，城里热得要命。挤满乘客的绿色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热得就象烤在火炉上的大锅。几处街角上出售汽水、柠檬水的圆形小亭子面前，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不仅有平日的常客小学生和士兵，可以说来自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这里争相购买。莫斯科会热成这样，真让人难以相信，因为这里的冬天冷得出奇。圣巴西尔教堂洋葱头形状的巨大圆顶闪闪发光，令人眩目，它高悬在红场上方，好象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火红大太阳。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城堡围墙上的旧砖，似乎也在发热，就象刚刚从火炉中取出来的一样。幸而古老的克里姆林宫里面的空气清新凉爽，宫里的人不会受酷热之苦。

内阁成员全部到齐以后，大家都到会议室去开会。长长的会议桌覆盖着红布，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坐在上首。他表情严肃，身体肥胖，一张圆脸上的丰腴双颊似乎从来没有刮

过。他穿一件黑色的紧身短上衣，领子很小。紧挨马林科夫左边，坐着大名鼎鼎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如今是马林科夫的副手之一。他虽是一位国务活动家，却有着大学教授的外表，戴一副眼镜，蓄着一撇小胡子，身穿一套剪裁合身的服装，里边是一件白衬衫，浆过的雪白衣领上一条领带系得笔挺。马林科夫右边坐着他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贝利亚是地位仅次于马林科夫的第二号人物，大权在握的内务部部长。他秃头、矮胖、粗壮，穿一身黑色法兰绒服装，高高的鼻子上架了一副旧式夹鼻眼镜，膝盖上鼓鼓囊囊的旧式公文皮包里装满了文件，与其说他是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不如说他更象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家或者商人。坐在贝利亚旁边的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他是位态度友好的乌克兰人，穿着一身灰色粗布衣服，活象一位穿着最好的假日服装出席亲戚婚礼的中年农民。很难预料上述四个人中，谁将接替已故斯大林的地位，掌管他的独裁政权。在会议桌两旁就座的，还有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部长会议副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布尔什维克党最老的党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脸上总是挂着不可思议的笑容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以及其他五名政府成员。

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宣布开会。他谈起列为今天议程的两个重大问题时，疏忽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所以在斯大林死后能赢得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主要应归功于贝利亚当初看在国家的面子上支持了他。马林科夫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最近揭露出来的“犹太医生谋杀案”。他说，六个月以前犹太医生的被捕，曾使全世界感到震惊，它成了俄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极端强烈的反犹太主义的证据，损坏了苏联作为人人